

人生在線

古時候誇一個人厲害，往往會說他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在林語堂先生筆下，蘇軾不僅是個文學家，也是政治家、書法家、詩人、美食家、建築家等，可謂是「樣樣拿得起，放得下」。於我而言，我擅長網球、乒乓球、繪畫、寫作……也有許多拿手好戲，但其中最擅長、最得意的就是我的烹飪技能了。

追溯起來，我學習烹飪的時間比我的學齡都長。我從幼兒園起就對廚房裏的瓶瓶罐罐充滿着濃厚的興趣，而我們家也比較寬鬆、民主，爸爸媽媽不像別的家長那樣，認為孩子一拿起鋒利的東西就會受傷，他們往往會給我推薦適合我年齡段使用的工具，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已經開始嘗試着做些水果沙拉或者擺盤類的菜式了。讀小學以後，奶奶開始教我做一些中式或西式的點心。比如草莓

在瑞安，尋一朵「心蘭」

陸春祥

第一次見王鍵是在我的工作室，他來杭州參加《2016浙江散文精選》首發式，儀式結束後，他送了幾篇稿子給我，簡短的自我介紹，我得知，他開有一家規模較大的物業公司，搞物業管理，堅持寫作已經數十年。

王鍵的文字精練老成，文章也大氣，看得出，他讀書不少。兩杯清茶，心蘭東邊的閱覽室裏，我和他閒聊讀書藏書，果然，這是一個愛書之人。他告訴我，以前，他常到上海的文廟和雲州的古玩市場去逛，還有杭州的二百大周六早市，現在主要利用網絡拍賣收藏古籍。

我問：你收藏的古籍年份最早的是什麼書呢？王鍵答：南宋的「單刻小字華嚴經」，但只有一折。我驚異：宋版書，價值連城呀？王鍵笑笑：是的，這一折（一頁）我買來就花了一萬多呢。我再問：還有哪些古書呢？王鍵很有耐心地如數家珍：還有元代的通志散頁、明萬曆刻本《樂城應詔集》、清初《唐詩解注》、清《先賢贊像》拓本、清《多寶塔碑》拓本、清末精寫本《空城計》等等吧。我知道瑞安名人輩出又問道：你收藏的書裏有多少是關於瑞安先賢的呢？

王鍵答：有好多啊。孫詒讓的《周禮政要》、《名原》、《古籀拾遺》，姚琮的《味齋簞詩鈔》等，這些都是自己比較喜歡的。我還有民國版的《瑞安縣誌稿》，共二十二冊（二十八卷），這是老瑞安志裏內容最詳實的一套，也是我寫地方性文章的資料庫。

我笑問：這麼多年搜書，一定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吧？王鍵：是的。幾年前我買了一冊《淳化閣法帖》拓本，當時頗不在意，後來空閒翻閱的時候，發現裏面鈐有一枚藏書印，原來這本法帖曾是清初徐乾學的藏書。徐乾學是清代大臣、學者、藏書家，顧炎武外甥，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進士第三（探花），授編修，後升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曾主持編修《明史》《大清一統志》等書籍。徐家有「傳是樓」，乃中國藏書史上著名的藏書樓。所以這些都是我的意外收穫。

我自語：哦，徐乾學，我知道，最近的電視劇《一代名相陳廷敬》裏有他。我還是有疑問：你為什麼將這麼多古籍放到心蘭書社展覽呢？王鍵微笑：這裏也是我們管理的物業，書歸總是要讓人看的，看的人越多，就越有傳播價值，這樣才有意義。我相信他的真誠。這位心蘭的守護人，除擔任瑞安市作協的秘書長外，十餘年來，還擔任瑞安博物館之友聯誼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我後來又在瑞安博物館看到他捐贈的包括甌窖、越窖在內的十件藏品。

（未完待續）

一百多年前，巴黎當紅的舞女依薇特·吉貝兒給一位畫家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拜託不要把我畫得那樣醜陋！來到我家的客人，見到你的手稿都忍不住大聲尖叫。拜託稍微收斂你苛刻的畫筆吧。」收信人是一位名叫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的畫家，一位大半生都在畫女人的「厭女症」患者。

在羅特列克的畫中，這位在當時巴黎人盡皆知的當紅歌舞明星長着大嘴巴，尖鼻子，脖子細長，無甚美感。儘管這種「不實」的筆法引來吉貝兒很多抱怨，卻為她所在的「紅磨坊」酒吧帶來衆多人氣。許多人慕名到訪，想看一看羅特列克筆下的女郎究竟是否真的生了這般奇怪另類的模樣。像當時的不少畫家一樣，羅特列克時常流連在藝術家聚集的蒙馬特高地酒吧、咖啡館和舞廳裏，將風月場中形形色色的男女用畫筆記錄下來，當然，多少摻上一些調侃戲謔的味道。

羅特列克這般任性不羈的脾氣，與他的成長背景不乏關聯。他的家族在圖盧茲地區頗為顯赫，父親和母親均出身貴族，爲了家

我的拿手好戲

朱家禕

派，雖然不太專業，但我樂在其中，體會到了自己動手烹飪的趣味。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學會了更多的菜式，普通的煎炒烹炸已經不能滿足我了。近期我迷上了西式點心，周末一有時間，我就會琢磨如何更好地享受下午茶。就上周日的下午，北京蔚藍的天空下，陽光灑滿窗台，秋日美好時光是不可辜負的，我決定要爲媽媽做一個別致的下午茶。這次我要嘗試的是奶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從冰箱裏拿出了奶油、煉乳、又準備了冰糖粉、奶粉、吉利丁粉和咖啡粉。我先把奶粉沖開，加入冰糖粉、煉乳和奶油打至細膩。之所以要打至細膩，是因為只有這樣口感才

探戈，阿根廷的探戈

白頭翁

下飛機時，想起那兩句打油詩：「我來阿國無舊好，只緣此地有馬郎。」馬郎，馬拉多納也，「上帝之手」曾醉倒過數十億計的人。

初到阿根廷讓我震驚的是一條河，讓我難以置信，自諗見過大江大河，見過「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也見過「街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但沒見過這條其名曰「托普托塔」的大河。

一條大河波浪寬，有多寬？什麼大河能和它相比？其入海口處足有二百多公里；海有多寬，河有多寬，望見海就是望見河，方知此乃水天一色，河海一家。一眼能望得見天邊，看不見河邊。東漢時期的長江，最寬時，江寬四十多公里，托普托塔河相當於二千多年前的五個長江，相當於現在大江東去的十五個寬。十五個長江並排東去，那場面，那氣勢，足以撼天動地。托普托塔河不同於中國唐詩中的黃河，宋詞中的長江。中國人眼中的黃河長江，波濤洶湧，大浪滔天，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托普托塔河卻那麼沉靜，那麼深奧、那麼穩健、那麼歲月，靜水流深，靜無涯，深藏不露，龍臥深潭。平靜之中有齊天偉地之勢，端的讓人瞠目結舌。但據我目光所及，河上無一帆一船，像一條尚未開發的「野河」。中國的江河上無時無刻不忙碌得百舸爭流，千帆競發，托普托塔河何止於如此清靜寂寞？問阿根廷的一位朋友，他的中文是「二手」，沒到中國學過，費了半天勁才對我說明白：沒必要開發，費那個勁幹嘛？阿根廷人有個性。

阿根廷最有名，最叫號的是探戈，阿根廷探戈。馬郎轟轟烈烈而來，悽悽慘慘而去，馬郎雖去，探戈猶存，且一直風靡、一直喚魂、一直叫座、一直歡快、一直跳下去。阿根廷人說，無論多少人，無論男士還是淑女，無論在什麼場所，只要樂聲起，所有人的腳都立即情不自禁的打點，如

（未完待續）



着咖啡的香味，我把咖啡倒入了小巧精緻的咖啡杯，和放在精美骨瓷盤子裏的奶凍一起端給了媽媽。媽媽誇張地閉了閉眼睛，露出了很享受的樣子。我忙催着請她品嘗：「巴爾扎克說他不是在喝咖啡就是在去喝咖啡的路上，這是我從《咖啡的歷史》上看到的一句話！」我振振有詞道。媽媽呷了一口咖啡，滿意地嘆了一口氣：「別人家都是媽媽用美食餵飽孩子，咱們正好相反，是孩子用美食餵飽媽媽！」說着，她哈哈大笑起來，我

探戈，阿根廷的探戈

白頭翁



▲►博卡街上常常可見跳着探戈的熱情男女

果允許，三分鐘以後，所有人都轉起來，跳起來，這就是阿根廷人說的音樂的三分鐘，探戈的三分鐘。探戈是從非洲通過海員傳到南美洲的，也俗稱水手舞。據說當時的海員要在海上航行三四個月才能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海員們的精神世界已近乎崩潰，據說每個海員都磨壞了不止一雙皮鞋，他們天天在甲板上張開雙臂懷抱「美人」在瘋狂地跳舞。有人甚至不吃、不喝、不睡，瘋狂地探戈，直到跳昏、跳暈、跳得昏天暈地，幾乎死亡。這種終於抵達城市後的放縱已遠非原始的非洲探戈，阿根廷的探戈更具有刺激性、挑戰性、瘋狂性、隨意性。阿根廷探戈是一種混合型的「暴舞」，跳得漂亮、舒展、美麗、自然。當然也火爆、刺激、激烈、歡快。阿根廷探戈是水兵舞、倫巴舞、森巴舞、豐收舞、肚皮舞、結他舞的旋律、動作、表演，形成阿根廷風格的探戈舞。一位「舞盲」現場體會後只說了兩個字：刺激。再說兩個字：有勁。再說兩個字：上癮。這東西看不得，練不得，一看一玩就着迷，就上癮。有人喻高爾夫球是「綠色的鴉片」，那阿根廷探戈就是「彩色的鴉片」，「舞動的鴉片」。

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條非常有名的商業娛樂大街，其名爲博卡街。馬郎就是從博卡街走出來的，當年他爲博卡青年足球隊博得冠軍後，博卡街愣三天三夜沒歇一分鐘，火爆七十二小時。馬郎有多興？三天三夜沒停一步，整整跳了七十二小時探戈。因爲排隊要和馬郎跳上一曲的美女一個挨一個，一直排出博卡大街，焉能肯讓馬郎喘氣、歇歇腳？有人會問馬郎，一連跳三天三夜探戈你怎麼受得了？馬郎擲地有聲：輪不上你，換上你，你的探戈跳得更興。馬郎的球踢得好，堪稱球神；馬郎的探戈也跳得好，堪稱舞神。博卡街名爲商業娛樂大街，街不寬也不直，但挺花哨，從南頭走到北頭，絕無一處「留白」，全都披塗鴉塗得像紋身一樣。博卡街上無大樓，小樓也似乎沒有，沒高房，沒有名店，商家卻是一家緊挨一家，名字都起得稀奇古怪，像他們首部的名字叫得那麼拗口。我們去的時候，似乎正趕上博卡青年隊和博卡河床隊的德比大賽的前夜，博卡街上熱鬧非凡，參觀完博卡青年隊的主賽場出來，雖然已是滿天夜風滿天星了，但到處都是興致勃勃的男女，似乎每個人都像打了雞血，喝了野駱駝奶似的。莫看那球

塞西札記

羅特列克的畫中，這位在當時巴黎人盡皆知的當紅歌舞明星長着大嘴巴，尖鼻子，脖子細長，無甚美感。儘管這種「不實」的筆法引來吉貝兒很多抱怨，卻為她所在的「紅磨坊」酒吧帶來衆多人氣。許多人慕名到訪，想看一看羅特列克筆下的女郎究竟是否真的生了這般奇怪另類的模樣。像當時的不少畫家一樣，羅特列克時常流連在藝術家聚集的蒙馬特高地酒吧、咖啡館和舞廳裏，將風月場中形形色色的男女用畫筆記錄下來，當然，多少摻上一些調侃戲謔的味道。羅特列克這般任性不羈的脾氣，與他的成長背景不乏關聯。他的家族在圖盧茲地區頗為顯赫，父親和母親均出身貴族，爲了家

羅特列克的「厭女症」

李 夢

羅特列克在巴黎的那些年，結交了伯納德、梵高和德加等人，受到印象派及後印象派的筆法和設色影響甚深，不過與他最爲心有靈犀的還要屬德加，有趣的是，兩人都是出身不俗，也都是不停以女子形象入題的「厭女癡」畫家。羅特列克與德加都是終生未娶，不過，對於德加來說，婚姻更像是某種負累和無形牢籠，而羅特列克則是渴望得到來自異性的愛與關注，是愛而不得。

不論在德加抑或羅特列克的女子肖像畫中，我們在古典主義或浪漫主義初期作品中常見的那些端莊賢淑的女子形象統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粗大緊實的四肢，是隨意甚至可說是豪放粗魯的舉止，還有落寞孤寂的神情。德加筆下的芭蕾舞女，在舞台上光鮮明麗，後台或是排練室中再見，卻是孤獨疲憊的樣子；羅特列克也一樣，他不太描畫舞女在燈光下旋轉騰躍的模樣，更願意記錄下她們在酒桌前獨酌或是在窗邊發呆的情景。不同的是，德加極少將自己的情緒投注在筆



下人物身上，以至於他總是以冷靜的、旁觀者的目光審視畫中人的一舉一動，而羅特列克顯然擺不出那般抽離的、與己無關的姿態——他筆下的女子，時常孤身一人，背對觀者，兀自沉浸在重重心事中，怎麼看都像是畫家本人心境的直陳。如是說來，將羅特列克稱作「厭女癡患者」恐怕多少有些委屈了他。這位畫家雖說被身邊來來往往的真假戀人騙去頗多錢財和